

光岳楼，“天下所无”之楼

文化视点

横店影视业复苏“井喷”

据中国新闻网,剧组停工、影院停业、基地闭园……疫情发生后,浙江金华市横店影视业受到巨大冲击。2020年5月,横店正式复工,迎来意想不到的“开机潮”。截至10月底,横店累计接待剧组277个,目前在拍剧组54个,筹备剧组70余个,同比超2019年。

某种程度上,横店是中国最出名的小镇之一:全中国四分之一的电影、三分之一的电视剧、三分之二的古装剧在此拍摄,以市场为主导,这里形成了中国最密集的影视产业集群。

复苏势头背后是清晰的商业逻辑。“现在‘井喷’式的增长,本质上是因为疫情对影视业的抑制被释放了。”上海尚世影业、五岸传播常务总经理周瑜说,影视剧制作需考虑文化原著的版权周期。疫情后,尽快开拍是降低成本的关键。

周瑜说,近年来,短而精的网络短剧逐渐成为市场“新宠”,这亦是行业希望尽可能压缩制作周期、降低停工风险的转变。

韬奋研究院揭牌

据文汇报,近日,“韬奋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第六届韬奋学术研讨会”召开,韬奋研究院同期在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揭牌。

今年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诞辰125周年。邹韬奋,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上海是邹韬奋学习、生活、战斗和长眠的地方。作为政论家,他一生笔耕不辍,出版著译近40种,激励一批青年走上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作为出版家,他主编《生活》周刊、《抗战》三日刊等刊物,宣传抗日救亡,其中《全民抗战》一刊曾达到30万份销量;他还创办了生活书店,冒着看不见的硝烟出版进步书刊,在民族危亡时刻启蒙了一代中国人……韬奋先生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人民立场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近年来,上海韬奋纪念馆推动韬奋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在2018年开馆60周年之际启动了馆藏文献影印计划,已推出《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系列三册,完整披露馆藏珍贵档案,为韬奋研究提供了原始鲜活史料。自2015年以来,纪念馆每年召开韬奋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

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开幕

据人民网,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近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

本次展览以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全景深描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与实践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的集体智慧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诠释演绎重大主题书法展览的立意高度与思想深度方面,提供了全新探索与有益实践。

本次展览致力于构建重大主题书法展览的新模式。筹备历时7个月,汇聚50余位策展团队成员,50余位专家学者、162位书坛一线骨干书家、66位书坛大家名家、40家团体会员单位,聚焦扶贫一线,通过“记言录史”“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贴合时代的白话文本,面向大众的审美风格,为观众带来可读、可看、可感的沉浸观展体验,进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认同,为脱贫攻坚助力,为民族进步铸魂。本次展览至11月8日结束。

(口记者 刘一颖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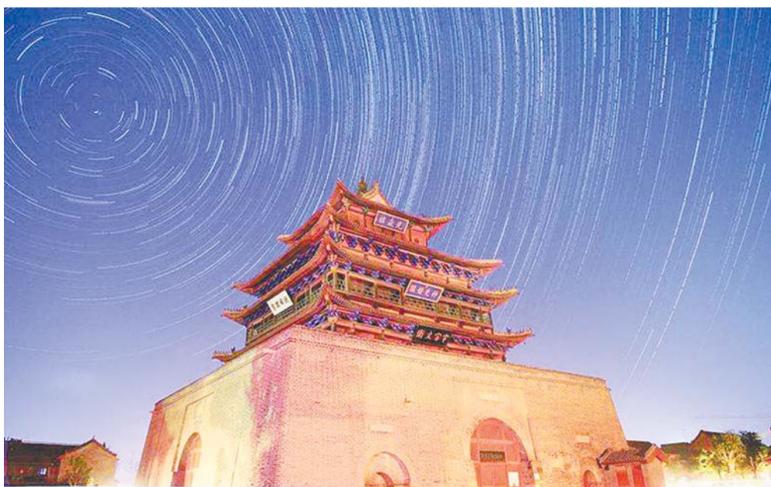


文化观察

—16市文化打卡地·聊城—

编者按

齐风鲁韵,斯文在兹。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腾跃、百家争鸣的盛况,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山东革命文化资源丰富,沂蒙精神就诞生于沂蒙老区,沂蒙红嫂、胶东乳娘的感人故事,读来荡气回肠。山东还不断创造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批文化新地标成为点线城市与乡村的亮点。灿若星辰的文化名人,含蕴深厚的文化圣地,妙趣横生的文化故事,展示了齐鲁大地的文化气质,丰富着文化山东的精神底色,也推动着山东各地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了解山东文化名人,饱览山东文化风景,倾听山东文化故事,本报即日起推出“16市文化打卡地”系列报道,带你一起到这些值得“打卡”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敬请关注。



600多年来,光岳楼经历过怎样的风云际会?从这座古楼名字的变迁中,能窥见历史的一角风景。

光岳楼最初叫余木楼。光岳楼工作人员孙宁介绍,光岳楼建于明洪武七年,即1374年。当时建楼不是为了观光,而是出于军事目的。明清时期,聊城为东昌府治。明初,为与元朝残余部队作战,东昌卫守御指挥金事陈铺,为进一步加固城防,将土城改建为砖城,又用修城的余木,建起了这座楼,“以作严更漏、料敌望远、报时、报警之用,所以最初就叫余木楼。”一马平川之地,有了这样一处制高点,可以非常方便地瞭望敌情,军事价值可想而知。

因有鼓声报时,当地人也称之为“鼓楼”。至明成化二十二年,即1486年,知府杨能在维修该楼时,因地而名,又改称“东昌楼”。

10年后,光岳楼有了现在的名字。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在《题光岳楼诗序》中,详细记载了光岳楼得名的过程、取名的由来。按该记载,弘治九年(1496年),李赞路过东昌时访问太守金天锡,二人一起登光岳楼,至顶楼时“仰视俯临,毛发欲竖”,正是这种高峻的感觉,让李赞感慨不已,“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冀落无名称,不亦屈乎”。显然,李赞认为,如此一座“天下所无”之楼,因为没有个响亮的名字,以致如沧海遗珠,冀落无名。于是“与天锡评”,命名“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从此,光岳楼的名字沿用至今。

“仰视俯临,毛发欲竖”的描述,让人对光岳楼之高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会。孙宁介绍,“光岳楼墩台高9米,四层木制主楼筑于墩台之上,高24米,加起来通高33米,合于古代的九丈九尺,在中国古代,九是阳数之极,正以此寓意光岳楼的高度不可超越。”

光岳楼不仅高大宏伟,其设计之巧和建筑之美,堪称巧夺天工。主体结构依靠32个根粗大的整根木柱支撑,巧妙通过榫卯连接、斗拱搭扣而成,未用一个铁钉。整座古楼造型精美,结构牢固,兼具建筑之美、艺术之美,又符合结构学、力学原理,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高超的设计和建造水平。

尤其珍贵的是,光岳楼虽经多次重修,基本保持了原貌,主体结构包括大部分构件仍是初建时的原物,很多地方还体现着元代的建筑风格,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在中铁纪念票证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名楼》站台票纪念册中,光岳楼与岳阳楼、黄鹤楼等一起被列为十大名楼。魏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他几座名楼受重建等因素影响,有的甚至失去了文物价值,在这方面都“不能与明代原汁原味的原光岳楼相媲美”。

看文化

光岳楼是一座文化艺术之楼。

光岳楼建成后,随着时代发展,在军事方面的作用渐弱,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此寻幽怀古、登高抒怀。《东昌府志》《聊城县志》及现存碑刻中就记载了120篇咏赞光岳楼的诗文。与光岳楼有关的名人轶事,无不让人津津乐道,楼上的题字石刻,也值得细细品读。

光岳楼共悬挂着17块匾额,均为名家题写,如点睛之笔,点缀出古楼的文化韵味。

其中包括皇帝御书两块。孙宁介绍,康熙皇帝曾经四次登楼,并御笔题写“神光钟映”,意为东岳泰山之神光与光岳楼之神光交相辉映;乾隆皇帝则曾九过东昌,六次登上光岳楼,曾御笔题写“光岳楼”。两位皇帝御书题字均按照皇家规制制成匾额,蓝底金字,饰以龙纹金边、玉玺,分别悬挂在二楼、四楼正南方檐下。现在,从书法角度看,一则浑厚典重,一则润畅洒脱,既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在艺术方面也堪称佳作。

乾隆皇帝喜欢写诗,为光岳楼题诗达13首之多。在光岳楼一楼廊下,立有一通石碑,即乾隆诗碑,完整保存了5首诗。刻在碑侧的一首题《光岳楼即事》,写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当时乾隆皇帝已80岁高龄。如今,这通诗碑已经用特制的玻璃罩保护起来,以免受风雨侵蚀。

除了两块御题匾额,其实其他每一块匾额也都能讲出一段故事。比如一楼平台东门门额上,悬挂着“泰岱东来做翠屏”的匾。此匾文字为清代学者施闰章所书,取自他自己的诗作《光岳楼》中的一句,内容自然是盛赞光岳楼之高大。这块匾的“特别”之处在于,因为“泰”字以草书写成,乍看上去极像“东”字,不少人直接读成了“东岱东来做翠屏”。不过,这么读了,又感觉别扭,“东岱东来”是个啥意思?所以,如果看到有谁停在这里,眼里看着这块匾,口里还在念念叨叨,不用猜,十之八九就是在琢磨这个字。施闰章才学极高,他的一位学生知名度更高,这名学生就是蒲松龄。蒲松龄以施闰章担任山东学政期间

“网”聚书香 “云”游四方

